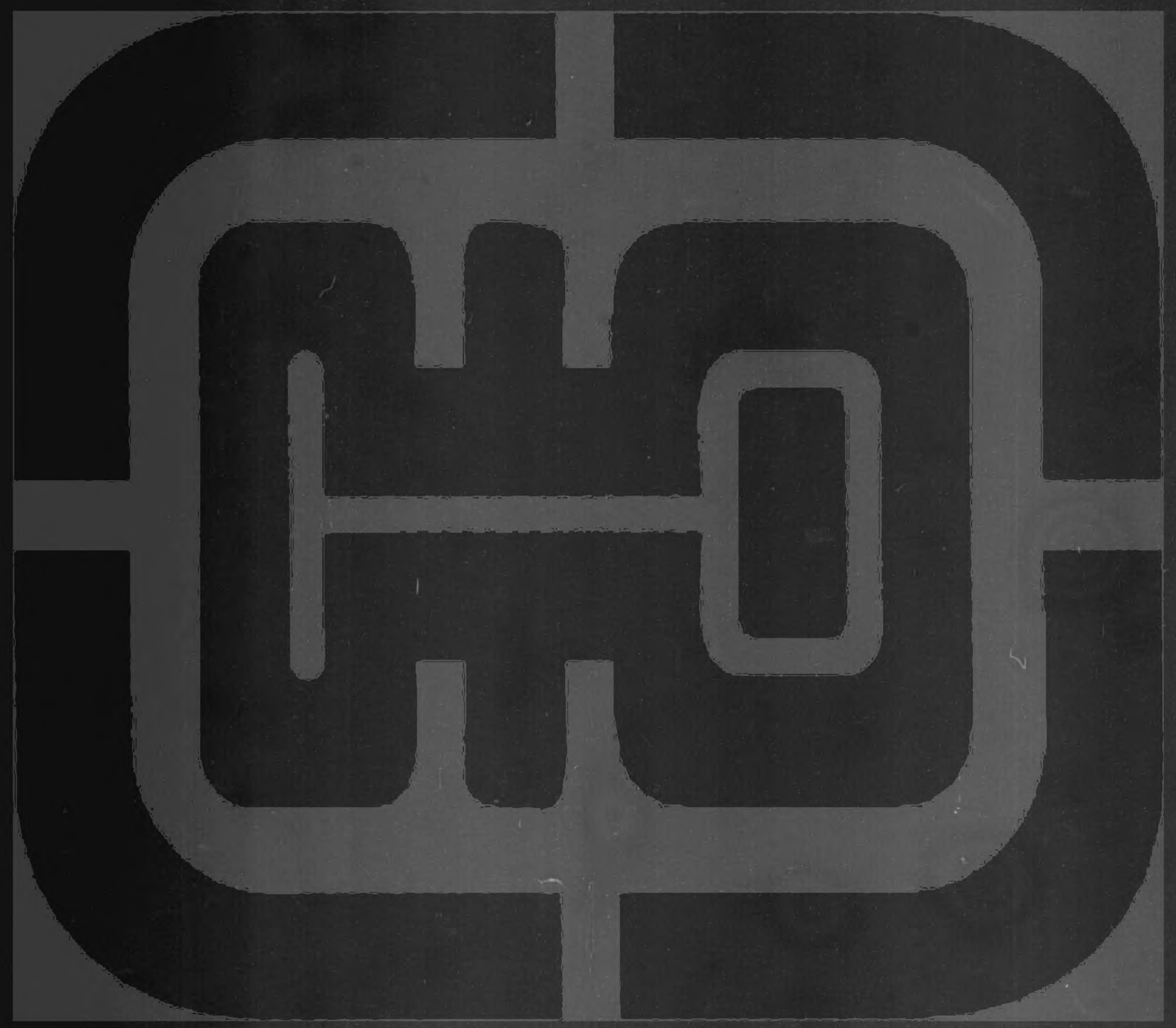

先生文錄卷之六

雜著

原祖圖說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爲長男巽爲長女坎爲中男離爲中女艮爲少男兌爲少女是男女之生也皆本之乎父母者也而父母安從生哉夫亦有所祖也祖者何也太極是也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而天地人物皆於是乎統宗矣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自其一者而觀之則至易至簡而所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亦不過率乃祖之攸行耳子厚作西銘言父母而不及其祖唯曰天地之帥吾其性蓋引而不發之義也學者不反求自得遂以藐然之身與天地不相似而自分不能爲父母克肖之子噫其亦弗念厥祖矣

致良知說

大學一書乃學者入德之門而致知一語實大頭腦處實緊關下手處世儒誤認其義遂以爲必窮盡天下之物然後吾之知致則是涉於聞見之知使人向別處走毫釐千里正在此處若此處一差則日用工夫便無安頓陽明先生乃直指以示人曰此致知者乃致良知也非別有所謂知也其言明白痛切拯溺登岸誠有功於吾道不小若會悟得來則古聖賢之

精一執中一貫忠恕尊德性先立乎其大之類雖其
話柄似若各別而血脉路頭無非所以發明人心天
命之本然實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者也譬諸天一也
既謂之天又謂之乾又謂之帝雖若謂其有形體性
情主宰之殊而其實則此一天也譬諸人一也既有
名又有字又有行又有職銜近世又有別號雖其所
稱之分與地不同而其實則此一人也果能見得此
處透徹則不落言詮雖古聖賢許多話頭皆爲剩語
柰何今之從事口耳者執着良知之說而不能實求
諸心其說紛紛遂致自相牴牾枘鑿其於道理一無

所得而古聖賢之格言至論已一切廢棄不惟不能
爲陽明之輔翼而其說反晦矣敢告吾黨求諸本心
當自有豁然貫通處尚安以多言爲哉

惕齋說

豐城余生過薛子論學述其父惕齋君之號而因問
惕之爲義薛子曰乾之履乾乾惕若君子進德修業
之第一義也自夫不知斯義者或失則助或失則忘
而君子之道鮮矣蓋斯道原於天命具於人心散見
於日用事物流行於古今上下眞所謂須臾不可離
者助則計功速效而不能湛然虛心以求實得忘則

安常襲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益夫其爲是者雖妄意於精義入神亦竟何有而其流之弊將必有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故曰君子之道鮮矣惟惕以自居則提撕警省而此心惺惺不容一物知行並進體用夾持周旋不舍循環無窮寔聖學所以貫動靜徹始終而與幾存義之功也惕齋君果能銘于其齋以自惕焉則豈惟鄉之好修者哉由此而聖學可幾也且吾聞君自少讀易爲鄉校諸生久之遂厭棄舉業弗事則其中必有所自得矣子歸試以吾言告之吾將有以究厥終焉

貞壽說

程生爵問學於薛子因及其從姑曹貞婦事謂其事君子兵部君以道始終不回其節撫四歲孤以義竟至成立今姑年六十願請所以壽之者薛子曰若之姑能貞矣何有於壽哉夫壽者福之先而人情之所欲也其有不得焉者以其無以致之也有以致之而有不能必得焉者以其弗值其常也君子語常則貞之壽也必矣蓋形質者言乎其氣也修短者言乎其數也應感者言乎其理也究而言之貞夫一者也貞之時義大矣哉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

貞明者也坤用六利永貞是貞也者氣之潛藏數之
通復理之會歸所謂正而固者也貞則起元而迎隨
無端悠久之所從生也仲尼曰仁者壽仁者元也元
即貞之禪也若之姑能貞矣則以人合天而禀賦不
虧剛方之氣悠遠之數達順之理備于厥躬而受茲
介福固自有以致之而非夫人之所能與也矧其教
子成立代夫有終又有得於坤道之大乎坤道無疆
有弗壽哉程生曰然是可以壽吾姑而某等亦聞命
矣因書其說以歸之

永慕堂說

陳生寵念厥考古田君以勤儉起家築堂甫成弗獲
享其居因徧曰永慕乃述以告薛子謂將何以示教
乎薛子曰人少則慕父母此固吾人之良知也長而
遷焉斯無所不至矣子知永慕孝莫大焉余尚何言
哉但今之人多炫飾觀聽而不能實用其力遂使良
知之說徒徧天下而能致其知者吾蓋未之見也子
果能永慕而夙興夜寐凡所以行父母之遺體者一
出言而不敢忘而言皆先王之法言一舉足而不敢
忘而行皆先王之法行則不虧其體不辱其身而作
聖之道茲其在矣所謂仁者仁此也禮者履此也義

者宜此也信者信此也強者強此也塞乎天地橫乎四海施諸後世將無不準若考雖逝令名則永貽矣豈直堂構云爾哉不然但厚其封殖美其輪奐則雖擴晏嬰之湫隘闢潘岳之閒居謂之侈張前人之業則有之而非永慕之義也子學于吾門雅志理學其必能決擇於斯矣登降斯堂尚其識吾之說以自考乎

三難軒說

龍山戴公雅志古學嘗築軒以資靜修扁曰三難薛子過而問曰公之意何居公曰力行責己克終是三者不亦難乎薛子曰夫是三者之難難矣若誠以三者爲難則其敢有言焉夫人之一心性情是統性立天下之本情效天下之動而體用顯微舉不外于此心也能存此心勿失其初則至當歸一無貳無雜誠精神應日著日察五常百行沛然各足經綸酬酢變通不窮而力行而責己而克終殆一以貫之而無餘矣故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苟此心埋沒於氣質沉溺於意見牽制於世俗遷移於物化則精神氣魄放逸委靡至於昏弱而不能行齒莽而不知反廢棄而不能終乃欲執着矯強以爲功吾見不臨深以爲高

必加少以爲多正如抱薪救火揚湯止沸不知究其本源而病其末流矣其於之三者不亦難哉故曰非道之難也人之難也非人之難也其勢則然也公雅志理學其必深究夫難易之原而於是三者其必將會而通之矣公曰子之言是也遂請書其說以揭諸軒

冶亭說

江藩幕司錢塘潘廷剛氏名錯釋文錯蓋鐵之精者云廷剛因以冶亭自號介吾邑潘知憲予質問于薛子薛子即其所自號者而爲之說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材唯金寔先金之屬六而鐵居其一攻金之工六而冶人居其一金之精者其直匪直幾倍於鐵鐵之精者其用匪直幾倍於金嘗觀古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豈唯爾哉鼎鼎鼐鼐錡釜劍戟戈矛斧鉞鑽鑰鋃鍵之屬皆宗廟朝廷邊防關隘所需非是罔以利用其所繫之重且切可知已然非冶人齊以水火鍊以五精候用陰陽和取剛柔則鼓鑄罔宜從革罔理形罔中象弗能成器

以爲天下利其質雖精亦將旋就剝落與瓦礫等耳無庸也廷剛顧名思義而知就于冶其必將爲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而廟朝邊關之用殆無弗適不爾亦必堅持勁守歷變不渝寧終爲華陽之鏤次山之英弗貢于夏弗登于楚以永矢於斯亭無寧柔脆脂韋汨沒隱忍以自負其名與義焉斯得矣且吾聞管仲相齊以鐵之爲用利于天下始置鐵官以征榷至漢桑弘羊孔僅之徒佐武帝興利則又官自冶鑄雖以賢良文學及覆論諫隨罷隨復而百姓坐是困乏遂俾利用之材致稱不便吾願廷剛之所

治者其尚慎用之哉

贈馮午山提學

午山馮子提學南畿越三年以疾告歸瀕行薛子訪諸學臺午山子曰茲行也雖靜養自適將離索是懼子何以贈我薛子曰余弗良於言惡能爲君贈哉然嘗觀君以身率教切切啓迪蓋欲實自致力者也離索何患焉且今天下群聚而論學者不少矣夷攷其行或有鄉黨自好不爲者余亦未敢謂無其人也若是者雖日與之高談性命細論身心剖決異同辨析疑似亦竟與說鈴等爾何益哉吾願午山子求諸本

心精一自信會通神明不落言筌則千古聖賢若共一堂而四海同心將自有不對面而相孚者矣夫午山子吾所敬服固非取足于余言者也但岐路一分旦夕千里而下問之義則亦不敢辱爾君其歸哉衡嶽洞庭之野孔山顏港之墟登高涉源將益窮其所未至不知竟以余言爲如何他日相逢尚當質正焉

答李工部

古容李子治水南昆薛子過之進而問學薛子曰夫學也者將以學爲聖人也聖人人之至也學欲至聖夫豈遠且難哉要之不外乎此心耳苟能操存此心勿失其初則純明精一無體無方經綸萬化舉而措之而宇宙間事不必牽合附會而條理粲然各得其所矣堯舜周孔皆由此其選也若此心一馳私意夾雜雖讀盡天下之書玩盡天下之物祇增障礙亦何益哉請以南昆水論方發原於百泉其靜清而潤下者固天一之本體也沿洄而出泥沙漸滓至於黑馬殆又甚焉及其南北分流鯢旋龍躍爲濫爲沃爲沈爲雍爲汧爲肥諸如此類隨高下夷險以異其狀而其本體則固未嘗不在焉者澄之則清淆之則濁順

之則通閑之則塞亦唯導之者何如耳得斯義以繹之而愼所導焉其於學也不亦幾乎

答趙生

趙生子嚴學于薛子歲暮將歸請以言爲教薛子曰言之匪艱行之惟艱古聖賢之訓其慮天下後世也蓋亦遠哉太古忘言典籍靡紀中古以還躬行不逮者雖或有言其偏蔽遁屈多與心性悖戾尚可指摘辨析延至于今則有大不然者知行合一之旨勿忘勿助之說公私理欲是非同異剖析幾微亹亹終日隨口酬答無可疵議雖古稱善言德行者亦不是過矣及見諸行事則棄厥所言不啻若弁毛唾涕若[illegible]者將誰欺哉而又何貴於言哉吾願子身體力行不立戶門不事標榜務從實踐則本心本聖當自有不言而喻者吾又何言乎子歸維揚維揚士人近多論學試平心易氣以質其平日之所師當自信鄙見之非誣而益知空言之無益實行之當務也

答潘生

潘生垚將歸于京山問于薛子曰垚也學于先生且歲餘矣茲行願有一言焉以爲終身之誦薛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合體用通顯微囊括宇宙添行古今固

無容於二也柰何天道既隱人自爲說專門殊尚各務已勝道之不明不行也凡以是也余方大有所懼尚何能爲子言哉但願子求諸本心一意向道而不汩沒於聞見馳騖於玄虛則古聖賢千言萬語皆可以會而通之而精微嚴密之旨自超然於意言象數之表固不假於他求也不然若但執着矯強以爲功別開戶牖以立異則彼此牴牾先後背戾將董而習之皓首而不得矣其諸承順以媚世飾誣以欺衆吾固知子之不忍爲者又何言哉

贈涂生

江右涂生以地理之學游縉紳間其術多驗余嘗問之乃言曰求地者必以積德爲本若其德果厚天必以吉地應之是所以福其子孫者心也其惡果盈天必以凶地應之是所以禍其子孫者亦心也蓋心者氣之主氣者德之符天未嘗有心於人而人之一心氣自感應吾之求地必觀其人以是屢致驗耳嗚呼涂生斯言也乃蔡神與之說所以擴郭景純修本圖末之旨也吾儒正心之學固不憧憧於感應之間而術者以是求地則固宜其言無不驗矣先吏部君之塋涂生宜是相成之請余贈之言余在哀疚不能爲文

因書其所嘗聞於生者以贊揚之俾終始守其說以訓世焉

贈方生

撫州方生以數學名于時其言多所可徵其足跡半天下一日詣白鹿書院問余生年月日余辭之生乃曰若以余言爲不足憑乎余謂之曰進退利鈍固自有數但余方謝病而乃屑屑於星命之講不幾於却行而求前耶生默然久之余因試問其某某若何曰此非遠大之器也然而皆位躋公卿矣又問某某若何曰此皆遠大之器也然而皆白首窮途矣余乃哂之曰汝言若是何以取信於縉紳耶生正色曰曾謂方山子而爲是言哉子不聞乎顏非夭也跖非壽也夷齊非貧也齊景非富也賈董公孫程朱秦史子以爲孰遠大乎余爲感發留之山中者旬日其言大率類此瀕行索余言爲贈余尚何言哉爲書其答問之語于冊俾廣其傳且以爲世之論遠大者告焉

書皇華忠愛冊後

嶼湖秦公爲侍御史時出按江西因奉其母周太夫人便道還里第維時學士大夫謂公之行也臣道也子道也可以勸忠與孝矣遂相率贈言盈冊題其端

曰皇華忠愛云越若干年晉副都御史仍撫江西余謁公于臺省公盡出以示且曰子不可無言余受而閱之雖詩歌格律言人人殊而賛揚規諷咸附于古者贈言之義乃作而言曰皇皇者華周雅鹿鳴之三也吾嘗肄業及之矣周道衰知斯義者蓋鮮惟魯叔孫穆子如晉晉侯享之奏肆夏歌文王皆不拜惟於皇華則重拜焉謂其教使臣之必咨於周也君子謂豹也得詩意矣公爲侍御爲藩臬長貳以膺茲大拜不惟歷有歲年而功德名位日熾以昌顧茲贈言乃猶玩繹弗置可以見咨喜焉可以見咨親焉可以見咨禮焉可以見咨事焉可以見咨難焉五善具而靡及之懷有不啻叔孫子若是云云而已也君子謂公之忠也孰大於是然公何以得之禮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其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其愛同是愛敬一道也忠之所由出也公自家食以至於有祿其奉親以周旋者必盡古人子服勤之禮而岵屺之念明發之懷皆其深愛之根於心而所以貽令名者無弗至矣宜其大發宏施橫塞江漢而效忠宣力若是乎其至也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余因書以復公且以爲覩斯冊者告云

誥勑題辭

夫人臣之效忠於君也固發于恒性而承寵知榮感恩圖報則其情自有不能已焉者是故召穆公受宣王策命之辭勒諸康公廟器而稽首萬年之祝屢致意焉此所以懋著平淮之績翊賛中興之治而稱周之世臣也今恒溪尹公以名進士敭歷中外蓋已有年而　朝廷寵錫褒封之典亦屢頒而覃及矣於是裒爲一帙鋟諸梓人不惟榮　君之賜以寶琬琰之傳以示家庭之訓且將夙夜瞻承而匪躬靡盬之懷自不得不切切也矧其先大夫爲名御史抗忤權奸厥施未究其增光前烈寔於公乎是賴斯帙也蓋忠孝之所關也公其無忝於周之穆公以爲今之世臣殆永有令名矣乎

跋君山詩刻

右君山詩若干首學士水南張公作也一時名公鉅儒咸謂公之才因君山以發君山之名因公以傳信哉言矣公乃復傳以示余謂余亦不可無言余反覆讀之作而嘆曰是詩也其有餘思乎君山僻在大江之陰去海不百里而近蓋逃虛入空之境也公江湖廊廟之情無異於講幄供奉之日故其發於言者類

多懇欵之誠有不因境而遷者矣憶余蚤歲見公於長安邸第公出示應制諸作賛頌洪猷歌詠大業風風乎　朝廷郊廟之文至於拳拳民物之思則又藹然可掬是公於或遠或近或出或處之間罔非忠愛惻怛之流形而豈徒文人才子流連光景藻飾詞翰者可擬議哉余因是冊重有感焉故特書之

題陸義姑姊集

陸義姑姊集者陸子浚明爲其姊作傳而學士大夫各立言以章義遂以成集也余視浙學過吳門浚明持是集訪余舟中屬題其端余惟昔魯義姑姊舍已子而存兄之子劉更生高其義爲敘於列女傳中乃今浚明以諫謫荒遠知有　國而不知有家其姊遂舍已子而字浚明之子知有弟而不知有已一門忠義尤世所罕儷焉豈亦有所感發也夫於乎是集行匪直永姑姊之義聞抑亦可以勸忠矣

閱使朝鮮集

龍津吳子示余使朝鮮集中有彼國試文余閱其二論一謂漢高置太公於俎上而不顧而乃爲義帝發喪是豈移孝爲忠之道一謂韓退之不得遂行道之志故感二鳥而作賦初非有歆羨光榮之心此皆不

可不謂之至論蓋海邦僻遠書籍寡少故不爲先入之說亂焉而因可見天之聰明蠻貊所同也吾人可自爲障蔽而勦說雷同漫不省究乎

省官議

天之立君以統治也君之設官以分治也官不具則任使不充而無以理天下之事官不省則祿秩不節而有以傷天下之財古者所以因事設官量能授職觀其會通制其繁簡既無濫官亦無廢事而用人之中默寓天理財之道也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咨四岳九官十二牧夏商官倍而無職號統屬至周則備矣六卿分職各率厥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時則四海永清萬邦作乂稱至治焉周衰官失而百職亂秦不師古而變其制漢之初興因襲秦舊雖云法度草創亦以明簡易隨時宜也迨至武帝寖以奢廣自承相二千石下至徒史斗食之秩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祿秩浩繁民用匱乏班固舉大分以作表蓋亦有所感云光武中興務從簡約如鹽鐵屬之司農次則屬之郡縣如水衡令長承尉二十餘人並廢之并官省職費減億計雖猶以爲未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長水射聲二校尉而大率冗員之去已什九

矣四海從風中國又安豈偶然哉范曄志之亦以見中興之由也唐太宗省內外官定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未幾而有員外之置有特置有因事而置名類繁多莫能徧舉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以官爵賞功將士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六典之作曾何益哉宋承唐末貿亂之弊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無定員悉皆出入分涖庶務咸平至和中

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即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置局中書命官詳定於是省臺司監六館曹郎各還所職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名藩重鎮賓友寮屬又復鐫削其損益亦不爲不當矣元祐以後遂更其制卒至蔡京當國率意自用動以繼志爲言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三衛六局兩省端揆悉從更易員既濫冗名且紊雜而元豐之制遂至大壞論者謂元祐當國之臣不務去熈豐之人而務去熈豐之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嗚呼此三代以下設官之太較而當時治亂之相尋亦因是可推

也我　國家設官之制准周六典參酌前代文武無偏重之權內外有相維之勢誠足以垂之萬世而無弊者矣但其間亦或因一事而分一官或有因一時而設一職積習既久遂以爲常不有以省之則無益於事祇以擾民記曰官不必備唯其人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蓋官有小大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職則政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之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之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而庶事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小受大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强其不能而責其能則官雖備而庶事隳矣故曰德薄而任重則有負乘之虞才大而任小則有輕肆之志誠能諒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則人盡其能職修其要精而治道經邦粗而飭才辨器將無施而不可矣尚何官之不可省而有缺人廢事之患哉

王仲山像贊

服爾服冠爾冠儼若立于朝端志所志學所學悠然安于考槃有經濟之略而不屑於塵俗有寂廓之思而竟遂乎空玄此君所以加人數等而非局促者之所能攀援也彼輞川之丹青山谷之字畫聊以游戲

翰墨而豈足以盡君之眞積也邪

陳志槐行樂圖賛

志槐翁感時興懷撫景自適爲圖者四以永寓斯樂此其春景也屬薛子題其端乃爲之賛曰維翁之容温惠淳朴維翁之章山中野服恂恂然推重于鄉閭皎皎乎增光于林麓式穀爾子既已振翮于天衢詒謀厥孫又將聯翩而嗣續若翁者可謂俯仰無累繼承有屬知止而知足者也矧茲青陽蒼麗協氣融和逍遥容與固以追隨柳傍花之興而獨行自止恍若聞舞雩沂水之歌彼油幕香車之載金谷習池之陂又曷足以致翁之羨而爲翁之多也邪

書國風鄭衛篇後

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鄭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也及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鄭衛詩以見志使皆淫詞豈肯引以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淫奔之淫說者據此遂以風雨雞鳴丘中有麻木瓜采葛扶蘇子衿之類悉改序說恐非夫子刪述本指序說固未必盡是然漢時去春秋尚近經師傳受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矣此皆未敢盡信者也雖然詩亦稽實待虛之作未

必專指一人一事而言必如孔孟說詩乃爲得之如素以爲絢憂心悄悄之類今皆可見下此則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吾思學者讀經但當以爾雅辨釋字義屏去訓詁虛心潛玩當有得矣爾雅列於十三經者蓋有謂也姑書此以自省

書易傳後

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有程子之易有朱子之易學者當隨在觀理不執一以泥其辭可也昔人謂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註脚下盤旋此其言固是然總不若從邵子所謂易前之易觀之尤更解脫也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章後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仲尼繫易之辭也其實聖人神道設教之義也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謂於地成天平之時天乃錫禹大法曰天者神之也又何用龜文而後爲天錫耶若曰一五行二五事至六極二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如班固之說則是天必先刻書于龜背而後使之出見也寧有是理哉洪範本無洛書字樣而傳者強爲之說豈泥於天錫

二字耶不知商書天乃錫王勇智曾頌天錫公純嘏其又何以爲之說也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六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七

記一

建昌縣學門記

建昌學故有門嘉靖辛卯火巳亥徐君九皐爲令陳君嘉賓主教事乃議復建門成舜澤蘇公祐以督學至題其楣曰廣大高明示嚮往也屬薛子記之薛子曰夫門也者文從二戶也乾坤之謂象闔闢之謂變出入之謂用閑納之謂義往來不窮之謂通是故古者王居有皐雉庫應路諸侯有庫雉路豈直表會云哉夫蓋有取爾也矧學以群士爲民率先固將導之

趨以遵王路以入幽微以追古昔先王不得其門堂室曷從哉嚮自周衰仲尼沒七十子喪微言大義湮晦厖雜正路榛蕪競立門戶不特楊墨莊列申韓商李之說塗爛生民爲天下病其諸服習詩書名爲誦法孔子者率各飾虛尚口覈玄談空聚徒成黨煦嫗濡沫以相巧僞風滋俗流迨今爲甚謂非多門啓之邪乃爾建昌諸士出入是門其尚思良師儒良有司興廢修復敦文徵獻至意務求廣大高明之道以底精微中庸之極不墮偏曲不淆私邪眞實踐履罔事口耳則剛柔緩急昏明強弱皆入門而同歸矣若俚

飾標幟以相高開戶牖以立異其於是門將無負矣乎是役也門之西建石闌若干丈中修號舍膳堂若干楹後復築萬松亭以備游息皆由蘇公以正學風之於上徐君政通人和陳君藝文闡道故民樂成之若訓導某某丞尉某某胥協贊焉咸可記也併刻諸石

石

石埭縣新遷儒學記

天下之治忽在人才人才之盛衰在學校今學校徧天下而教養科貢咸有規制至論人才盛衰之故與學校之養士而士之所以自養者則猶若溺於習聞

饜見而切近精實之理則或漫焉而未之究也雖然豈難知哉仲尼歎才難而稱虞周之盛及攷其數則唯五人九人焉爾矣然則其所謂建官維百與夫三百六十屬云者亦或未免於具臣充位而其所以爲盛衰者曷嘗在於多寡間邪石埭爲池州屬邑舊有學在邑之南正德間溪水漲決日就傾圮科第鮮少垂三十年嘉靖乙未邑令鍊炫覽邑相攸得崇壽寺址議將改建南即工而炫去迄無就緒歲丁酉楚蘄馮君以侍御史督學南畿莅池陽以埭學詢諸生遂申命有司以終前業邑令何怡徐之麟先後副君之命且闢地以廣其址於是殿廡堂齋門宇祠閣牲庖燕射臺池館舍圖書器用諸所有事靡不次第肇新某年月日厥工告成於是諸士之業於學者樂育振奮科第接踵邑之士人咸謂學有徵矣先是馮君以養疴歸乃今奉命再至邑令黃鑾訓導馮光浙以學未有記告諸君君命諸生蘇禎李璧苦問薛子請記薛子嘗與聞教事不敢辭避乃爲文以誌諸士曰古者王宮國都以及州閭族黨莫不有學士生其時自幼至長未嘗一日離於學而其所以爲學者始於離經辨志終於強立不反其間有詩書六藝之文有弦歌

洗爵俯仰升降之節有祭祀鄉射賓興養老之儀有進材論獄出兵受成之法而其大要則務使人各復其性而正其身雖有剛柔緩急昏明厚薄之異皆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之偏唯是不越乎一心之微而萬事萬物之理已具不越乎堂戶之間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已定及出而經世理物體國序民立均出度則隨所施爲無一不可按之以常變順逆而裕如臨之以禍福利害而不動蓋其素所學者然也迨去古逾遠先王之制盡壞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不免溺於文辭利祿之習而其矜以爲能誇以爲榮者

終不以發策決科爲事而聰明朴茂之質日就澆漓其於聖賢大學之道率視以爲迂而言論不及間有及之者則又緣飾文奸作僞欺世而非明德親民之實學矣何惟乎斯民不復見三代之治也哉乃茲球學之遷督學君倡導於上邑令學官後先相成於下凡以不安於陋也爾多士藏修游息於此又忍安於陋哉其必力去俗習務追古學舍舊而新是圖煥然爲斯學增光者要不專在決科之利矣夫地以人勝人以道勝鄒魯濂洛關閩亦九州一隅之地耳何獨勝於天下哉蓋必有所由也且獨不觀今日東南諸

郡邑固有每舉不下數人者而西北之河津高陵其科第僅止什一乃獨隱然爲天下重嗚呼茲不可以觀邪馮君名天馭字應房學者稱爲午山先生經道緯文軌儀憲極蓋名督學也其故於斯學之記願以就正而因以進埭之多士焉

常州府重修儒學記

夫道之不明也匪直知愚者之爲之也凡以教學之不明也夫道之不行也匪直賢不肖者之爲之也凡以教學之不行也故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夫教與學豈易言哉盛衰存乎時廢興存乎人而其所以爲教所以爲學者則存乎夫人之心而無間可息固不以盛衰廢興而有加損也是故嚮赴之機神會之妙特患無以倡之耳誠一倡之則教學其有不明不行者幾希矣教學既明且行而斯道其有不明不行者幾希矣吾常爲東南著郡而學校之設其可攷見者自唐歷于勝國毀復不常迨至于今承平既久怠弛相仍崇觀廣址寖地以沒亦勢然也數十年來郡大夫率議修復而竟不果嘉靖乙巳文水郭侯廷冕以名御史出守茲郡敦本尚實先勞不倦每至學輒進諸士論道藝文因以修復爲已任越三年政成人和

請諸巡撫都御史吉水周公延督學御史南昌胡公
植巡按御史欒城陳公九德各允其議出贖金二百
有奇聚材鳩工凡殿宇堂廡齋閣衙舍咸爲修葺更
築龍岡高若干丈周圍若干丈濬玄武河廣若干丈
深若干丈長若干丈而址之侵于民者自是旋復經
始于是年某月日明年已酉某月日告成民不煩而
事集於是郭侯乃進師生而申告之曰茲役也按其
基圖正其流峙緝其堂室新其丹雘是有司者之修
學也而曰師曰弟子之修學則豈是之謂哉今之爲
師者嚴其章程時其升散稽其課試別其勸懲亦自

以爲能修其學矣而學之所以修則必有進於是者
也今之爲弟子者貫穿墳典沉酣丘索兼綜經史汎
濫子集亦自以爲能修其學矣而學之所以修則必
有進於是者也何也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之所以爲
聖者此心也賢之所以爲賢者此心也吾人之學正
以學爲聖賢也聖賢之學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
爲坊忠信以固其基廉耻以嚴其衛英華以潤其飾
皆取足於吾之一心而不假於攻木攻金設色刮摩
搏埴之工其爲力則易其用功則簡而其所成就者
則高明光大可以安身可以立命可以居人可以覆

物可以輔轑乎天下可以垂蔭乎無窮以是之學而各底厥修則吾有司今日之舉茲學今日之修其所繫不亦重且大乎不然而但如前所云則雖危科膴仕群起繼興亦故事而已矣何爲也哉聽者咸鼓動興起期洗俗學之陋維時督學胡公方以本原之學爲東南倡聞之喟然曰教學之明且行也其在是乎吾道之明且行也其有幾乎謂旂嘗游於斯學因屬郭侯以記文見委值進士徐君鵬爲教授詣余問焉余追惟曩昔與吾黨諸賢相講習切劘於茲而恒自苦於道之未聞也乃今獲覩教學之盛方爲斯道幸而願竊自淑焉爾何能爲言哉然又不敢辭也故次其修學之顛末與所聞於郡侯之告諸士而學臺之屬意於郡侯者以爲記

平陽縣重修廟學記

平陽故有學傳稱肇置晉太康間其詳靡得而紀云迨宋元祐建于鳳凰山下立孔子廟紹興中稍南徙安洋旋復元祐舊址元人稍葺因仍未愜既我　明興率先學校規制始備景順成弘間有司時加增飭自是以還垂六十年漸以圮矣嘉靖丙午邑令高君鏞度材鳩工議將興修以擢御史去不果又四踰年

庚戌令張令仲孝至遂踵其志簡徒程工戒期即事
辨方正位而址之侵于民者悉復其故於是廟廡祠
亭堂齋門廬庖庫廩爨衙宇舍圃環池繚垣次第振
舉經始于辛亥四月某日落成于某月日攬秀據勝
含英毓靈向背幽顯巨細咸稱而整雅周密寔視昔
有加令乃暨教諭黃以賢訓導某某率諸生請余爲
文以紀其事余乃進厥官屬師生而告之曰古者建
國君民教學爲先何爲也哉寔以惇性厚倫敷化而
善治也世降俗末漸失古意迨科舉制興抑又甚焉
雖學士大夫且視科第多寡以爲學校盛衰而況於

其他乎余歷兩浙每至學宮見堂楣軒揭以示諸生
者多輔相及第名氏而人品學術咸置勿論斯其習
聞而景效者可知已不知古人設學之意曾若是云
云而已哉誠若是也仲尼子輿之徒固及魏科膴仕
反若出其下矣今平陽溫屬邑也溫爲古永嘉郡永
嘉之學自王景山氏倡之其端倪已可槩見既二程
子以孔孟之學鳴于河洛於是永嘉之士若周恭叔
鮑商霖許少伊戴明仲與夫劉元承伯仲諸君子皆
不遠數千里從游於其門而親承指授及有得而歸
則又以其學淑諸鄉人唯時若蔣元中陳君舉王龜

齡戴少望業正則陳器之湯達可之屬咸相與講明演繹而正學日熾以昌永嘉於是與鄒魯並稱而淵源堂室至今具在非若學宮之椽桷榱題汙鏝茨蓋閱歲滋久而腐壞也夫椽桷榱題汙鏝茨蓋其有腐壞且可撤剔而新之乃若是邦先進之學則渾然全具於吾人之心而千載一日人皆可修可復固不假於計工程力役衆集勞而廓如奥如可以恍惚而容與也由是而出則以其所學而行之天下由是而處則以其所學而明諸後世將無施而不可矣苟徒知修斯學而不知修斯學則廟寢巍峩其何以妥古昔聖賢之靈輪奐赫奕其何以善吾身心之居乎雖倫魁輩出公孤繼興謂爲富貴則有之將以稱於天下後世曰學者則未也余不佞樂茲廟學之成而重有感焉願相與懋之無令邑之人指斯學徒爲干進徼榮之地斯厚幸矣因書以爲記

舒城縣儒學尊經閣記

夫經者以經世也聖人作經以經世而世之人或遵焉或否焉夫是以道有汙隆世有升降而全才至治不獲常見於天下豈聖人繼往開來範圍曲成於此尚有遺慮邪凡以世之人不能尊尚經術者之過也

是故建學造士必制閣以尊經而淑世作人之機庶乎有在然而學者猶率多玩焉而弗之省也矧可缺而弗舉湮爲曠典檢稽觀法漫然無從乎維此舒城爲廬屬邑襟帶江淮掩映潛皖蓋勝區也故有學宮諸制悉備唯尊經之閣久稽建立古燕高君節以御史出守廬之明年政成人和乃議舉墜於是舒之諸生以閣請因相地度材計工畫費達諸督學御史豫章胡公植允其議經始于嘉靖戊申七月至冬十一月遂告成事且謂當勒石以記公乃命廬學訓導曹昂涉大江而東問于薛子薛子曰斯督學公之教也

提調官之政也諸博士之責也二三子之業也其不敏何能爲言哉雖然嘗竊有聞焉仲尼曰入其國其教可知已其爲人也絜靜精微而不雜疏通知遠而不誣溫柔敦厚而不愚恭儉莊敬而不煩廣博易良而不奢屬辭比事而不亂是深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者也夫其所謂深者豈若後儒之皓首窮經呻吟佔畢訓詁辭章云爾哉是必有精旨存焉引而不發欲學者深造而自得也乃今閣以尊經天下學校之所同也尊經于經亦天下學者之所同也然所以尊經而得其旨者或寡矣何也天下之理一也在

天則謂之命在人則謂之性性之主宰則謂之心發動則謂之情運用則謂之才至其別倫分類因義著名則又粲然殊稱有不可以一二指數者然合而言之其究一也皆命於天而具於吾人之心者也自夫人心蔽塞斯理晦冥聖人憂之於是著之話言書之簡冊以訓天下以詔後世而六經於是乎作矣是豈聖人之初意哉聖人者忘言其上也不得已而有言其次也六經言也聖人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其爲之也非有他也一吾心之理也特托經以爲之記籍耳學者誠能反躬自得不求經于經而求經于心涵養而勿忘奉持而勿失則虛靈之中萬善貞一變化以遵吾心之易明適以尊吾心之書渢泳以尊吾心之詩會通以尊吾心之禮融暢以尊吾心之樂劑量以尊吾心之春秋而一身之四體百骸天下之萬事萬物可從而理矣苟爲不然而徒擬議於畫之奇耦文之古今體之經緯度之疏數音之上下例之常變追迹石渠虎觀之討論崇文集賢之編緝如彼漢宋故事則是其所尊者古人之糟粕也非經也雖若與叛經侮經者有間而均之爲褻經者也其不爲輪人之所笑者幾希矣惡在其爲尊經也哉胡公振鐸南

輔倡明本原之學以興起斯文爲巳任而賢有司又克賛成之吾邦二三子鼓舞樂育必將徑趨高峻矣余乃猶有言者蓋闡公之意以重爲二三子勗也他日舒之士人有得於傳心之教以爲世名儒爲時鉅公則今日之舉不將永有徵乎是故記之以俟

重修三學射圃記

三學射圃者杭州仁和錢塘三學諸生習射之圃也洪武初三學各有射圃洎於頹隘成化辛卯乃即開元宮廢址總建三學射圃督學者就以涖政繼遷代偶間屯田憲僚因以居之弘治戊午提學副使趙公寛至遂議度圃之左右隙地左建提學書院右建是圃以專習射迤北仍築街通書院用便督率明年巳未落成竟以原圃讓爲屯田公署其事具趙公書院記中歲久是圃亦就蕪圮嘉靖辛亥余叨視學政屬有司葺之明年壬子八月秋試畢事始克經理至冬十二月訖工凡爲前堂前軒各三楹東西兩廡各五楹穿堂一楹後堂五楹厨屋三楹中外門各一座左右候館各一楹在中門之外其諸弓矢夾拾侯鵠旌旗極夾中容朴楅籌乏鍾鼓琴瑟笙和簫塤磬席尊壺罍爵豆籩勺篚洗禁俎案豐觶之屬悉鼎新如制

癸丑春遂進師生習射值有石仆庭中蓋前人礱而
寘之者余因爲文勒之以紀其事俾植諸堂左應旂
惟先王仰觀俯察以類物情而必爲弧矢以威天下
其選士也匪直以鄉閭族黨書其德行而必校射於
澤宮以行慶讓惟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靡不盡志
於射斯其微義豈徒在於進退周旋儀文器數之間
哉蓋寔以陰陽並運迭用柔剛斯仁義成德而人道
立矣不然將悖戾自用暴慢自賢不然將多文少實
足恭而勞皆君子所弗爲也唯射則正內直外明乎
節志比於禮樂而雍容揖遜之中固將發的以祈爵

而折衝禦侮之規亦於是乎在是譙卑而有山屨翹
而有虎而盛德之所由觀也故曰射者男子之所有
事而君子之所貴也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
可以軍旅斯其爲教固會通以行禮者也吾夫子矍
相之射公罔之裘序點揚觶之語丁寧反覆意義具
在然而識其微者蓋鮮世變愈趨化湮教弛固宜視
此爲末務矣矧茲爲宋臨安故都山川蒨麗人物紛
華南渡君臣溺於般樂雖大閱燕射祇供游賞而文
采議論徒盛聲容厥後伯顏一入相顧披靡亦何惟
哉天厭元德我　祖肇興屬當偃武而射圃之設必

於文教之地圖式儀注須在有司昭示程法回視古昔先王志慮規爲後先一揆自是海内嚮風德行道藝各務本實相觀而善淪浹漸摩一時人才遂多卓立承平既久人情怠玩而長才秀民又率多以空文相勝流俗沿涸旋失初意惟　皇法　祖敦崇化原修明禮樂思得賢俊加意膠庠邇於督學之臣特詔所司不許濫推應旂不佞承乏兩浙自受　璽書以來日切兢懼誠願於爾有司學官弟子實心相與凡可以裨化理者不憚舉行故於省城首善之地是圖之修復自不容緩而按圖據經講明肄習以爲諸郡倡者不得不汲汲也惟我同志其尚繹思仰體因禮以明義游藝以畜德馴造於體志合一内外兩忘而相與有成庶其無負不然斯舉也豈不亦文具也與哉余茲重有懼焉矣謹記之以俟考成焉

鎮江府丹徒縣二學義田記

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而設官讀法攷勸糾戒至周大備唯時邦國都鄙州閭族黨咸受教令而其羞服匪頒之繫於學者則不經見豈其田以井授而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故俊秀皆得以自給而專致於學譽髦盈野宅俊滿朝唐虞以還周之人才

斯其最盛矣迨後田卒汙萊青衿挑達狂童游士散
在寰區家各殊尚人自爲說先王之道不明不行仲
尼憂之設教東魯弟子彌衆而伐木絶糧已且不免
雖賢如顏季簞瓢屢空黎藿不厭自非上知學稼干
祿又何恠哉至漢元成間謂孔子布衣且養徒三千
遂增學官弟子不限員數卒以用度不給而罷彼謂
三千人者聚食孔氏其見固妄至以天下之力而養
士之需乃不能繼曾謂處得其道而若是邪維兹鎮
江寔江東首郡丹徒爲之附邑故各有學而田則未
置唯是生徒日盛貧窶者或無以自給迺莆田林侯

守是邦之三年爲嘉靖癸卯政成化行民隱具恤置
公田以省班坊之費寬常賦之徵鼓舞樂利者籍籍
道路矣乃復因尚寶楊君紹芳所捐族人訟田一千
二十四畝有奇計歲輸租若干分給兩學以爲常業
請諸撫按諸公咸如其議時提學御史衡水楊公宜
懼其久而無稽也謂當刻石以傳因屬言於薛子先
之以丹徒令茅君坤申之以王生合節萬生木薛子
遂次其事而書之曰憂道不憂貧斯謂君子無恒産
而有恒心唯士能之學者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誦法
孔孟固當自興而無待於外者矧侯盡師帥之道隆

教養之法以至薪水膏火之資冠昏喪祭之費罔不爲二三子慮矣二三子有不觀感而益奮者乎夫士之於學也猶農人之於田也二三子果能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處可以善俗出可以長民則茲田之裨於學也不徒爲貧士之助爾也不然其殆有田而弗耕耕而弗種種而弗耨耨而弗穫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將不負侯今日之舉乎且吾聞侯清夷古淡切近精實每聽政之暇集二三子於海岳書院闡明體用之學他郡聞者莫不顒然嚮風而況親炙之者其忍負侯也哉

侯治行卓異陟明有日嗣至者固將踵侯之高義而繼承勿替筦鑰出納者亦自當愼乃攸司而無旁落下移之虞矣余又何言侯名華字廷彬學者稱爲巽峰先生云

南京提學察院題名記 代座主陽峯先生作

南京故有提學察院在會同館東北偏每校諸生監勿能容嘉靖丙戌前提學御史盧君煥得地於城南凡若干畝右立明道書院左建提學察院至是御史楊君宜至景哲追修徵文考獻乃以嘗提學南畿者姓名字籍凡若干人刻之碑置之廳左屬余記之余

惟天下之治亂人才爲之也人才之盛衰學術爲之也學術之邪正將孰爲之哉汙隆升降寔唯司教化者操之爾虞命司徒周官典樂慎選端方隆以師道唯是紀綱作成小大咸造天下喁喁聿稱至治迨其季猶且學校廢弛城隅挑闢而子矜作焉矧秦漢以下類多駁雜詭異雖建學宮立博士而選授多不得人則其人才學術之不古若又何怪邪昔程伯子言于其君曰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醇人情未美士微謙退鄉之廉耻此蓋學校師儒無以風勸養勵之耳嗚呼其信然哉維我　明興首建學校立師儒置弟子員而提調之職唯責之守令後以化理無方作人寡效至正統中乃始有提學官之設授之　勑諭俾監察巡守者勿得侵越可謂專且重矣然諸藩以按察之佐爲之唯兩畿則命之侍御史其委任責成之意蓋又加焉景泰改元裁去天順七年乃復設之夫以是官而擬議罷復若不得已者豈非以師道所關至大而稱厥任者之難其人乎矧南畿爲我　祖興王重地聖化率先人文特盛爲是官于茲者其學行才望固極一時之選然又可以易易爲哉蓋善今者必鑒昔戒後者必懲往凡茲先後督學者姓名具列

俾夫人得以仰而師之指而議之可以風可以勸矣是碑之立豈其微邪憶明道嘗爲鄠爲晉城爲江寧上元不過一簿令耳尚能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所在民風士習率歸于正而道統之傳賴以不墜乃諸君受茲隆委殊命所乘所遇又非明道當時可比則其德業造就以匡翊世道者自當齊休等盛矣又孰有不可師而可議者哉余因楊君之請且有感於程氏之祠之相與爲鄰也故特著之以告來者

2